



卓 婭

留·柯斯莫捷綿斯卡亞著

彭 鴻 邁 譯

北京建業書局出版

卓 姬

蘇聯 留·柯斯莫捷綿斯卡亞著

彭 鴻 遠 譯

河 北 省 機 械 工 業 學 院 圖 書 館
藏 書 章

北京建業書局出版

前 言

一九五〇年本書的作者（留芭夫·柯斯莫捷綿斯卡亞，即卓婭的母親。）曾寫了一本“卓婭和舒拉的故事”，其中敘述了卓婭在衛國戰爭期間，怎樣為祖國貢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並獲得蘇聯英雄的稱號；和舒拉壯烈為國犧牲的偉大事蹟。已經由么洵先生譯成中文，青年出版社在本年（1952）一月出版。

本書是經蘇聯國家兒童文學出版局選輯前書中的精華，內容是偏重介紹卓婭的事蹟，章節和題目也諸多不同：有一部分經過了改寫或縮寫，有一部分是增加些新的材料；並由Ф·維茲得洛娃同志的再校，和B·拉加更同志的封面繪圖，是一本完全適合少年兒童們閱讀的書。

又一九四二年查萊綺娜雅著的“熱烈的心（ГОРЯЧЕЕ СЕРДЦЕ）”也是一本很好的寫出卓婭事蹟的書，經原譯者改名為“卓婭”，也由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本書是依據作者所用的原書名，雖然和前書譯名是重複，內容卻不相同。因此，為了求其實在，不便任意加以更改了。

本書譯竣，由何愈、倪繼昌兩位先生校訂一過，附此敬致謝意。

譯者 1952年6月於北京

目 次

在學校裏.....	(1)
「不用說就明白.....」.....	(5)
到老 <u>彼德羅夫斯基</u> 大道上的一家.....	(8)
<u>阿爾喀基·彼得羅維奇</u>	(11)
同班的學友.....	(14)
晚會.....	(18)
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.....	(21)
出發.....	(23)
「我的朋友們，我向你們呼籲！」.....	(26)
<u>舒拉</u> 又回來了.....	(29)
「你用什麼幫助了前方？」.....	(31)
辭別.....	(33)
「丹娘」.....	(40)
犧牲的經過.....	(44)
以 <u>卓婭</u> 的名字命名.....	(49)



在學校裏

雖然某些門功課使卓姬學着很感吃力；但是她仍然學習得很好。對於數學和物理，她常常孜孜不倦地研究到深更半夜；並且無論如何，她不願意求助於她的兄弟舒拉。

有好多次是這樣：在晚上舒拉早已做完了功課，而卓姬仍舊伏在桌上用功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

「代數；可是習題總是算不好。」

「來，我告訴妳。」

「不，讓我自己來想吧。」

這樣又過了半小時，一小時。

舒拉氣忿地說：「我睡去了！給妳答案，注意呀，我把它放在這裏了。」

卓姬連頭也沒回。舒拉遺憾地把手一甩就睡去了。卓姬坐了很久，有時睡魔纏住了她，她就用冷水洗臉，洗完又重新坐在桌旁工作。問題答案就放在她的手邊，一伸手就可以拿着，但是她連正眼也不往那邊瞧一瞧。

第二天卓姬的數學得了『優等』分數，但是在班上這已是司空見慣了。祇有我和舒拉才知道這『優等』分數的獲得，是真不容易的。

「卓姬，為什麼妳這樣的面無喜色呢？」

卓姬不願意地回答說：「因為我的化學得了『優等』分數。」

這句話使我也有點吃驚，而舒拉竟忍不住地大聲笑起來了。

卓姬用手支着下顎，她用帶着不高興的眼光從舒拉的臉上移到我的臉上說：

「噯！這『優等』分數，對於我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。我爲了此事，走來走去，想了又想，最後走到悅拉·亞力山大羅夫娜那裏說：『我對於妳這門功課不應得到優等的分數。』她看了看我說：『既然妳已經說了出來，這表示妳將來一定會知道的。我們姑且認爲是優等，先把分數給妳記上了吧！』」

舒拉氣忿地說：「當時悅拉·亞力山大羅夫娜也許會想到大概妳是在裝假吧！」

卓姬理直氣壯的說：「不是的，她並沒有這麼想。」說完，臉上泛起了一片紅暈。

就在這天晚上，當卓姬因爲某事外出以後，舒拉又談起關於化學分數的事，他說：

「媽！妳明白嗎？卓姬有時候竟是這樣的作風，真

是有點讓人莫名其妙。就拿這分數來說吧，誰在班上不願得到『優等』分數呢，誰也不會來想討論這分數是不是應該獲得的，而卓姬卻要求的那麼嚴格。或者是妳看人家布里加⁸⁸弗棉闊夫在前幾天寫了一篇又好又通順的文章，但是他深知其中還是會有不少的錯誤，因此在最後寫道：『我不喜歡文法上沒有錯誤的俄語。』當時引得哄堂大笑。只有卓姬不以爲然，她說：『這是他的工作和責任，根本不應該用玩笑的態度來處理……』或者就拿昨天來說吧，您簡直就想不到在教室裏那樣的就吵起來了！那天是一堂聽寫的功課，有個女孩子在文法的變格上有點疑問去問卓姬，卓姬沒有回答她。妳想這對嗎！在課間休息的時候，全班竟分成了兩派，幾乎打了起來。有些人說卓姬不是好同學，另一部份人說她的立場站得對……」

這時我問：「當時你喊什麼來着呢？」

舒拉說：「我嗎，沒發一言……如果我要是卓姬的話，我永遠不會拒絕一位同學的。」

這時我們兩人一語不發有一分鐘之久，我當然有相當的話對他說；但是必須用最能說服的言詞來說服他。

我說：「舒拉！在卓姬做不好習題，而你早已做完的時候，卓姬求助於你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沒求助。」

「你還記得有一次她做代數習題時，一直做到早上四點鐘，而結果她自己竟把複雜的代數習題都解答出來了嗎？」

「記得。」

「我想如果一個人是那樣嚴格地要求自己，他就有權對於別人也是這樣的嚴格。」

「是啊！有些孩子們也曾說過，卓姬心直口快是一個直爽的人，比如彼德加曾經說過：如果我有疑問時，她總是給我解答，從來沒有拒絕過；但是在考試的時候，她就不誠實了。但是，總而言之……」

「總而言之什麼呀？」

「總而言之，這有點失去同學間的友好。」

「舒拉，你要知道，當卓姬平時拒絕幫助同學們解答問題時，那就是不友好的態度，但在同學被測驗時而拒絕提示，據我看來，這正是同學間的友好行為。既直爽，又誠實，這不是人人能够做得到的。」

我看我的話還是感動不了舒拉，他只是呆呆地站在窗前，一頁書也不看。我明白這是他的思想正在繼續的進行鬥爭。

「不用說就明白……」

一九三八年夏卓姬開始準備參加共青團，她找到了團章翻來覆去的讀它，然後又讓舒拉檢查她是不是全都記住了。

還記得卓姬在寫自傳時，全部的自傳只佔了一頁小紙。卓姬感到非常的發愁。

她重複地說：「完全沒有什麼可寫的，出生了，入學校了，學習……還做了什麼沒有？什麼也沒有作！」

在秋季始業時，舒拉和我說：

「現在我看出我們的孩子們全都尊敬卓姬起來了。有一部份人還作參加共青團的準備，因此不斷地到她那兒問長問短請她解釋。不久團組織就給了她一個對於任何人從來沒有給過的那麼一個鑑定。在隆重的大會上，卓姬出席報告了自己的自傳。接着大家又問了她不少的問題，然後對她的入團開始討論。大家幾乎異口同聲的說：她是一個誠實、直爽可愛的同志，所給她的社會工作她都完成了，並且她肯於幫助落後的人……」

就在表決的那一天，舒拉情緒的緊張，據我看是不減於卓姬本人的，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麼緊張過。

以後舒拉述說：他在區委會那裏等候卓姪，那天晚上入團的人太多了，而卓姪又輪在最後，好容易才等到了。我也是等得無奈心煩，不斷地向窗外看望他們是不是來了。可惜窗外是一片無底的漆黑，實在分不出東南西北來。那時我又走到街上，向孩子們來的方向迎着慢慢地走去，還沒走上幾步就遇見一羣喘吁吁，很緊張的孩子們向我飛跑過來。

他們搶着說：「批准了！批准了！她對於所有的問題全都回答出來了。」

我們回去後，臉上泛着紅暈有幸福的卓姪，就開始告訴我經過的情況：

「區委書記是一個又年輕，又很活潑的人。他問我許多的問題：什麼叫共青團，以後又問關於西班牙內戰的事情，最後又問團章中最重要的妳認為是什麼？我想了想說：一個共青團員最主要的任務，應該把自己全部的力量，貢獻給祖國。在必要時，應該貢獻自己的生命，實在的說，這不是最重要的嗎？他又說：妳能努力學習，執行團的任務嗎？我驚奇地回答說：這不用說就明白的。他又拉開窗簾指着天空問我那邊是什麼？我又驚奇的回答說：什麼也沒有。他又說：你數數有多少星辰？美麗嗎？妳難道沒有馬上看見它們嗎，這全因為它們是不用說就明白的。妳還要牢牢記住一件事：在生活中最重要和寶貴的，是每一個小節和人所不注意的事情所

形成的。關於此事，請妳不要忘記。」他說得對不對呢？

我們這時和舒拉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很對！」

卓婭接着又說：「區委書記又問：妳讀過列寧在第三次團代大會的講演詞了嗎？我回答說：當然讀過。他又問：全記住了嗎？我回答說：我記得很熟。他說：好！既然是記得很熟，那就把主要的地方說一說吧！我就說：現在是十五歲的後一代，經過十年、二十年後將會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裏，應當定下自己學習的全部任務，不論是在鄉村中或城市內的青年們，全應這樣工作；就是不論大大小小或者極普通的公共勞動，全要去實踐。」

我這時幾乎不相信卓婭會答得出來，我問她：「卓婭！妳還記得，妳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關於弗拉基米爾·伊里奇（列寧）第三次團代表大會的演詞嗎？」

但是我估計錯了。

卓婭不加思索地說：「夏天露營時，妳還記得在野火旁邊……」

於是我們開始坐着喝茶。卓婭又想起一些新鮮的關於她入團的詳細情況。直到睡覺時她還說：

「我好像已經變成另外一個新人了……」

到老彼得羅夫斯基大道上的一家

區委書記的話和每一個字，都使卓姪在腦子裏深深地記住了。那天他所說的話，好像卓姪第二個生日一般，並成了卓姪的金科玉律。

令人驚奇的是卓姪在做事時總是仔細不苟且地去做。她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全副精神，都放在所交給她的每一個任務上面，好像她重新又瞭解了：她的工作，就是當年弗拉第米爾·伊里奇說的那偉大的共同任務的一部分。

卓姪入團不久，就被選做組長。她馬上擬訂了一個分配團員們任務的表格。她想：每個人全都應該工作，何況我們共青團員呢！表格是又長又詳細：有些人要參加教學工作，有些人要搞體育工作，另一些人要搞牆報……每個人都有工作。卓姪和幾個青年團員，則在老彼得羅夫斯基大道上的一所房子裏，擔任教不識字的婦女們識字。

我對卓姪說：「這很困難，況且路又那麼遠，要是中途放棄，也是不大合適的，妳想到這點了嗎？」

卓姪紅了臉回答說：「妳怎麼能這樣的說話呢？放棄！可是我們已經答應下來了……」

在第一個空間的晚間，卓姬就到老彼得羅夫斯基大道去了，她回來告訴我：她的學生是一個既不會寫，又不會唸；但是很想學會文字的年老婦人。

卓姬又說：「您看，她甚至連簽名都不會。她是非常的忙——又是家務，又是兒女；但是我相信她一定能學習的。她很歡歡喜喜地迎接了我，並且以女兒來稱呼我……」

卓姬從我這裏拿去了一本識字教學法，直讀到深夜，她每星期去教兩次，無論是雨、雪和疲勞，都不能阻止她前往。

舒拉說：「就是大地震起來，她也要去的，就是着了火她也會說不能騙了自己的利吉姬·伊萬諾娃的。」

有一回我拿來幾張音樂學院大音樂堂的音樂會入場券，奏演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管絃樂。卓姬很喜歡它，因為好幾次當她聽過後，都和欣賞新的音樂一樣。很顯然，卓姬對於這種入場券，是很高興的；但是她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她很惆悵的說道：「媽！這個音樂會不是在星期四嗎？我實在不能去，因為每星期四我不是要到利吉姬·伊萬諾娃那裏去嗎。」

舒拉說：「如果妳就是這一次不去，那有什麼關係呢！我到那裏通知他們不等妳就是了。」

「不，不行。」

因此，她居然沒有去聽音樂。

舒拉連聲的說：「好強的個性！好強的個性！」可是在他說話的語氣中，摻雜着憤慨和對他姊姊不由己的欽佩。

阿爾喀基·彼得羅維奇

一九四〇年秋卓婭病了，在病後她就入了離我們不遠的索闊里尼克公園的療養院了；並且我在第一個得閒的日子去看望她。

卓婭迎着我跑來，剛剛問完了安就喊道：「媽！你知道誰在這裏休息嗎？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蓋達爾！作家蓋達爾！你看，那不是他來了嗎。」

由公園裏走來一個身高，肩寬，面容和靄還帶有一點孩子氣的人。

卓婭喊道：「阿爾喀基·彼得羅維奇！我給您介紹，這是我的母親。」

我走近才又看出，他的一雙含笑而高興的眼睛，上去緊緊的握住他一隻大手，這時我馬上想起我一向想像的「藍碗」和「鐵木兒」的作家正是這樣的。

於是我說：「很久以前，當我和孩子們看到您初期作品時，卓婭總是問：您是什麼樣的人，您住在什麼地方，能不能看見您？」

蓋達爾笑着報告說：「我是最平常的人，住在莫斯科，現在在索闊里尼克休養，整天可以看見我。」接着

他又說：「請您讓她時常陪着我去滑雪，因為怕我的身體肥胖，並且沒有伴，我覺着很寂寞。」

後來有人招呼他，他對我們笑了笑就走了。

卓姬領着我順着剛剛踏出來的雪徑，漫無目的地往前走着說：「您知道我們是怎樣認識的嗎？有一回我在公園裏走着，忽然看見一個身高肩寬的叔叔在那兒堆雪人兒。我沒有立刻就明白過來這就是蓋達爾。他並不是隨隨便便的在那裏堆，而是像小孩那樣的熱烈，聚精會神地工作，堆一會兒，又離開看看，欣賞欣賞……我鼓足了勇氣，走到他的跟前就說：「我認識您，您就是作家蓋達爾；所有您著的書我都讀過。」您猜他怎麼回答的？他說：「我也認識您，我也知道你們的所有的書：基色列夫的代數，索可洛夫的物理，雷布金的三角。」

阿爾喀基·彼得羅維奇和卓姬就這樣的成了朋友了；他們在一塊兒滑冰，滑雪，晚間在一塊兒唱歌，並且談論關於讀過了的書。卓姬曾給他朗誦過自己最喜愛的詩。在第二次晤面的時候，他對我說：「您的女兒對於哥德的作品誦讀得很好，我可以通宵地聽下去。」

又一次卓姬在將要離開療養院之前說道：「媽，昨天我問了：「阿爾喀基·彼得羅維奇，什麼是幸福呢？可是千萬請您不要像回答秋克和介克那樣回答我：關於幸福，各人的見解是不同的。人類不是都有一個共同

的偉大的幸福嗎？」他想了一會兒然後說：「這樣的幸福，當然是有的。真正的人們，爲了它生活着；又爲它犧牲着。可是這樣的幸福一時還不能臨到世界上。」那時候我又說：「快快地來到吧！」他說：「那是一定的！」

過了幾天我來接卓姬出院時，蓋達爾一直把我們送到柵欄門口，他依依地和我們握手告別，面部很嚴肅地遞給卓姬一本書說：「親愛的，送給妳做紀念吧。」

那本書的封面上，印着兩個小孩兒正在打架：瘦的穿着淺藍色的衣服，胖的穿着灰色的衣服。這就是秋克和介克。卓姬高興地而又惶惑不安地對他道了謝，於是我們就走出柵欄門外，蓋達爾對我們招了招手，凝望着我們的背影很久。我們最後一次回頭的時候，看見他慢慢地沿着小道走向房屋去了。

卓姬忽然停住說：「媽呀！也許他會給我寫了些什麼吧！」

她好像猶豫不決似的把書本打開，發現在卷端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寫着我們很熟悉的話：

「什麼是幸福呢？各人的見解是不同的。但是全人類都知道和瞭解應該誠實地活着，辛勤地勞動；並且熱愛這片被人稱爲蘇維埃國家的廣大的幸福的土地。」

卓姬小聲地說：「這是他回答我呢。」

由療養院回家幾天後，卓姬就進學校去了。